

本雅明

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考辨

杨俊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史学

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考辨

杨俊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雅明

历史哲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考辨 / 杨俊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 - 7 - 5203 - 3638 - 3

I. ①本… II. ①杨… III. ①本雅明 (Benjamin, Walter 1892 - 1940) — 历史哲学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516.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402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牛 玺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176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念亲恩

Et pater Anchises: Eripite, o socii, pariterque insurgite remis.

Aeneid III 560

自序

这里呈现的工作是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进行文献考订，重新厘定这篇德语文献的德语文本，并探索其意味。国内外学界现在最常见到的《历史哲学论纲》，基本都是阿多诺编辑整理的版本。大多数学者大概并没有意识到，阿多诺整理推出的版本其实是有问题的。最近出版的批判版本雅明全集第十九卷把《历史哲学论纲》各种未完成的形式以及阿多诺编辑整理的版本汇编成册，恰好为一种带有怀疑性质的思考提供了极大便利。这里紧捉住问题，拟提供一种带有尝试性质，与阿多诺编辑的版本有所不同的“考辨”版《历史哲学论纲》，并以之为基础略作阐述。

感谢陈雪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要是没有他的提议，我恐怕想不到自己会有勇气来研究这篇如此繁难的文献，更加不会想到里面还有可以考辨的有趣之事。真正察觉版本方面存在问题，推翻原有的设想，转而进行“考辨”，是在2015年暑假。那年冬天又恰好到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得以搜集更多文献，完成考辨部分的写作。

文献考订的工作，颇费时间。怎能不知道时间的宝贵！然而正由于如此宝贵，也就有了勇气要把它当成礼物，当成礼物送出去。我是这样理解财富以及礼物的，这样地理解 *divitiae virum faciunt*，——“财富造就了男人”。回看我们的生活、回看那些关心我们的人，我们就会发现恰是那种愿意同别人分享的财富造就了我们，造就了每一

个真实的你和我，——无论是平凡的，还是富贵的。fidei certa merces，大概就是 a gift is always awaiting for those who stands right，又或者“木讷者总有喜悦”，——请允许我这样解读这句拉丁语，还有我的这本小书。

时间过得真快。到杭州上学、留在北京教书，二十多年“弹指一挥间”。他乡之为新乡的生活，正年轻的时候难免兴奋，刚有了自己的家庭以后也还是兴奋。至今年暑假，回家探望父母，真切地有了“惟独我离别，无法慰亲旁”的体会。所以“轻弹曲韵”，愿把这本小书献给我的父母亲，感念他们的慈恩。

父亲还是我念小学时的语文老师、班主任，又神奇地成了我初中的语文老师、班主任。一天中午，我和同学愈禁止愈快乐地合看一本小说。他看得快，我看得慢，中间的部分我们一起用手扶持着。我们的两双眼睛在两侧移动着，忽然看见父亲出现在门口。心里的那份惶恐、紧张，现在还可以体会得真切。也感念他的师恩！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考辨：沿着阿多诺的道路	(1)
一 《历史哲学论纲》之为《历史哲学论纲》	(3)
二 阿多诺整理版：阿伦特的疑问	(7)
三 多姆克提供版	(11)
四 回到朵拉打字稿版、阿甘本提供版	(15)
附录一 阿伦特藏手稿版、阿甘本提供版之对比(德语) ...	(19)
附录二 阿多诺整理版、朵拉打字稿版之对比(德语)	(37)
第二章 演示：考辨版及简释	(56)
附录三 阿多诺整理版、考辨版之对比(德语)	(105)
附录四 考辨版、阿多诺整理版之对比(汉语)	(122)
第三章 追踪：寻找本雅明	(138)
一 从史学唯物主义到史学辩证法	(139)
二 “引用”	(150)
三 胜利？失败！——第一论纲辩谬	(157)
四 灾难史观	(167)

结语	(178)
参考文献	(179)
后记	(188)

第一章

考辨：沿着阿多诺的道路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历史哲学论纲》篇幅不长，翻译过来正文也就六千字。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批判版本雅明全集（Kritische Gesamtausgabe）却编出厚厚一本，成其为第十九卷（Benjamin 2010）。实在是因为有很多的故事要讲，有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同阿多诺（Theodor Adorno, 1903—1969）闹出的纠葛，也有本雅明本人留下的谜团。在批判版本雅明全集第十九卷之前，这方面的材料已经有过两种不错的梳理。其一是苏尔坎普出版社本雅明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一卷（Benjamin GS I, 691—704, 1223—1266），其二是苏尔坎普出版社《本雅明和阿伦特》（Schöttker und Wizisla 2006）。其中枝节繁多，以下拟向汉语学界读者简要呈现其中重要关节之一二。于此之外，这里还试图有所主张。

阿多诺编定的《历史哲学论纲》版本，流布很广。各种译本，如本雅明作品英译集 *Illuminations* 里的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Benjamin 1969, 253—264），^① 或者汉语学界所熟知的《历史哲学论纲》等（本雅明 1997, 93—96；本雅明 2008, 265—276），又助其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阿多诺编定的《历史哲学论纲》版本主要

① *Illuminations* 的初版时间是 1968 年，这里引自 1969 年的版本。

由十八条论纲构成，并附 A、B 两小条。本雅明全集第一卷里的《历史哲学论纲》内容大体相同，也保持是十八条的框架。后来又有法国学者在《历史哲学论纲》第十七条（XVII）与第十八条（XVIII）之间，即在第十七之后、第十八以前，新增添一条 XVIIa——其所增添之 XVIIa，出自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提供的《历史哲学论纲》版本（Löwy 2006，22，96）。一个严肃而且尖锐的问题已不容回避——这篇著名的《历史哲学论纲》，内容究竟应该是多少条论纲呢？或者还可以说得更具体一点，阿多诺编定的十八条论纲的《历史哲学论纲》，现在还能不能用？

在这个问题上，批判版本雅明全集第十九卷态度相当暧昧。它搜罗、呈现各种版本，却也只是搜罗、呈现，不曾给出一个可称作“批判版本雅明全集”版的《历史哲学论纲》。这显然不能令人感到满意。第十九卷的编者劳雷教授（Gérard Raulet）原本就持有“无定本”说，劳雷教授并不认为《历史哲学论纲》存在一个定本（Raulet 2014，263—281）。批判版本雅明全集第十九卷之未能决断，原因或在于此。

本雅明确实不断地在改《历史哲学论纲》，并且似乎很有可能最终也没有改出一个他本人感到满意的定本。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一些“非定本”，有些“非定本”甚至还有明显的缺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根据这些“非定本”整理出一个可以信靠的版本。阿多诺编定的版本、法国学者推出的版本，都是整理出来的版本。它们当然都以值得信靠为目标，但问题是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别已然影响了它们各自的信靠性。批判版本雅明全集第十九卷本理应就此给出一个决断，予以廓清。

中外许多典籍，或多或少都有抄本的问题。往往要经过校勘，才有了后来某一时代、甚至后来所有时代可以信靠的所谓定本。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的版本问题，主要源于作者数易其稿，而非抄写者在传抄方面有过失，但也涉及校勘问题。按照这里接下来所给出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阿多诺编定的版本实际是以一个与阿甘本后

来提供的版本高度接近的版本为基础，并参考阿伦特提供的版本而形成的。该版本与阿伦特提供的版本都属于较早的版本，时间上均早于阿甘本提供的版本以及本雅明的妹妹朵拉·本雅明（Dora Benjamin, 1901—1946，以下简称朵拉）^①提供的版本。以它们为基础而编定的《历史哲学论纲》，并没有准确地（没有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出《历史哲学论纲》本身的变化。在内容与编排方面阿多诺所参考的两个版本，又的确与阿甘本提供的版本、朵拉提供的版本也有着不小的差别，而后两者内容与编排则高度一致。换言之，阿多诺的编辑策略尽管在当时的情境里是合理的，但在现如今我们掌握更多版本的新境遇里则存在着重要缺陷。更何况，若以朵拉提供的版本、阿甘本提供的版本为基础，《历史哲学论纲》的内容便是十九条而非十八条！

以下所作论证，由四部分构成：首先对阿多诺编定的《历史哲学论纲》的发表情况进行说明，其次对阿多诺编定版本的由来进行初步推敲，然后推断指出阿多诺应该是以一个与阿甘本后来提供的版本高度接近的版本为底本（并参考阿伦特藏手稿本）编辑得出，最后是进一步推断指出宜以朵拉提供的版本、阿甘本提供的版本为基础重新编辑整理《历史哲学论纲》。

一 《历史哲学论纲》之为《历史哲学论纲》

《历史哲学论纲》最初并非《历史哲学论纲》，而是《论历史的概念》（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本雅明1940年9月27日在西班牙边境自尽，殊为学界痛事。霍克海默、阿多诺1942年在美国主编《悼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zum Gedächtnis）进行缅怀，这本书按照设想乃是“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ür die Sozialforschung）《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的 Sonderausgabe 即“增刊”（参看阿多诺1946年2月22日写给朵拉的信，转引自 Benjamin

^① 以下所称“朵拉”也就并非本雅明之前妻朵拉。

GS I, 1223)。所含文章计五篇，第一篇正是本雅明的遗作《论历史的观念》(Benjamin 1942, 1—16)^①——此可谓 P1942, P 即 published, “已出版”。这是《历史哲学论纲》首次公布。

接下来出现的是《历史哲学论纲》的法译文，翻译者是米萨 (Pierre Missac, 1910—1986)，发表在萨特主编的杂志 *Les Temps Modernes* 1947 年 10 月刊 (Benjamin 1947, 623—634)。底本是 P1942，翻译得到了阿多诺的授权。^② 题名自然也是《论历史的观念》(*Sur le concept d'histoire*)，是为 P1947。本雅明撰写《历史哲学论纲》，原本就借鉴、参考了不少法语著作。把它译“回”到法语，自有其特别的韵致。本雅明本人其实也把《历史哲学论纲》写成法语，即法语版《历史哲学论纲》，只是当时大概都还不曾知悉。

米萨自 1937 年经巴塔耶 (Georg Bataille, 1897—1962) 介绍，同本雅明认识以后，逐渐与之结下不解之缘。米萨是笔名，本姓是波拿色 (Pierre Bonasse)。米萨 1987 年出版的遗著 *Passage de Walter Benjamin* 即《本雅明的拱廊》已然是学界经典，将“拱廊计划”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本雅明在 1940 年 6 月离开巴黎以前，把许多手稿、材料分成三类。他把其中的第一类，一般认为也是最重要的一类——主要包括“拱廊计划”，委托给巴塔耶保管。倘若此行果真不如意，便希望巴塔耶想办法，把这些送到远在美国的阿多诺手上。巴塔耶保存的材料，有一部分转给米萨保存。所以，在本雅明遗稿的保存与移交方面，米萨功不可没——至于没有转给米萨而仍然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的那部分本雅明手稿和材料，后来还惹出了官司

① 其它四篇文章，分别是：1) 霍克海默的 *Vernunft und Selbsterhaltung*，第 17 至 59 页；2) 阿多诺的 *George und Hofmannsthal. Zum Briefwechsel: 1891—1906*，第 60 至 122 页；3) 霍克海默的 *Autoritärer Staat*，第 123 至 161 页；4) *Bibliographische Notiz* 即“本雅明著述简表”，第 162 至 166 页。悼念的专集基本上是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包办。远方的朔勒姆 (Gershom Scholem 或 Gerhard Scholem, 1897—1982)，近处的阿伦特，都未曾奉献文章。需要提到的是，*Walter Benjamin zum Gedächtnis* 一书不太容易找到。这里所依据者，乃是 scribd 网站所呈现的电子扫描本。

② 米萨在“译者按”里所说的原话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ont autorisé la publication de cette traduction.*

(Raddatz 1997, 64)。

然后是阿多诺 1950 年重新发表《历史哲学论纲》——仍然是《论历史的概念》(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发表在德国 Die neue Rundschau 杂志上,或可称作 P1950 (Benjamin 1950, 560—570)。与之一道发表的,还有阿多诺怀念本雅明的著名文章《本雅明小传》(Charakteristik Walter Benjamins)。此前《悼本雅明》(1942)一书,形式是油印本,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正规出版物,发行量也小。P1942 的影响力,应该说相当有限。以阿伦特为例,可资说明。首先,阿伦特很清楚地知道 P1942 的存在。她在 1942 年 6 月 21 日写给朔勒姆的信里写到,“我今天匆匆忙忙写信,是想告诉您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一本油印的悼念集,连装订都没有就寄出来了,算是怀念本雅明”(Benjamin 2010, 333)。^①可是,当阿伦特 1968 年编辑出版本雅明著作英译集 Illuminations,对《历史哲学论纲》进行谈论的时候,则明确地说德文“首次发表”(first published)是在 1950 年。这或许夹杂着阿伦特的一些不满意的情绪,对《悼本雅明》一书的出版过程,对《历史哲学论纲》文本遭受的处理她肯定有意见。不过,就这件事情而言她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历史哲学论纲》的德文形式首次公开发表,应该是 P1950。至于 P1942,只是在小范围内发表、分享。

1955 年阿多诺夫妇(Theodor und Gretel Adorno)推出本雅明文集两卷,《历史哲学论纲》也在其中。这是《历史哲学论纲》第一次以《历史哲学论纲》正式发表——题名是 Geschichtsphilosophische Thesen,此可谓 P1955 (Benjamin 1955, 494—506)。不过,《历史哲学论纲》的叫法并非这时候才出现的。《悼本雅明》(1942)一书的题词是,“我们编发这些文章,为的是怀念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排

^① 原文是 Heute schreibe ich nur in Eile, um Ihnen zu sagen, dass das Institut ein mimeographiertes Gedenkeft, das nicht einmal geheftet verschickt wird, im Andenken Benjamins herausgegeben hat.

在最前面，它是本雅明最后写的作品”。^①很显然，阿多诺当时已经用“历史哲学论纲”，指代《悼本雅明》排在第一位的文章《论历史的概念》。

需要提到的是，关于《历史哲学论纲》阿多诺还有其它指称，又如“历史哲学反思”（Geschichtsphilosophische Reflexionen）。最终广泛流传开来的，是《历史哲学论纲》的叫法。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1961年推出本雅明文选 *Illuminationen*，同样以《历史哲学论纲》为标题——可谓 P1961（Benjamin 1961，268—281）。阿伦特1968年编辑 *Illuminations*，得益于 *Illuminationen* 甚多，也称之为《历史哲学论纲》（*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历史哲学论纲》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批判历史进步论。论纲之中，本雅明对克利（Paul Klee）《新天使》（*Angelus Novus*）所作的著名诠释，正是以此为重心。在1940年之前，本雅明经常说起要针对“进步”写点东西，那其实就是指《历史哲学论纲》。比如在1938年12月9日写给阿多诺的信里本雅明说，“我特别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要针对进步概念表达不同意见”。^② 比如在1939年1月24日写给霍克海默的信里本雅明说，“我在关注杜尔哥（Turgot）[按：指 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法国学者] 以及其它一些理论家，搜索进步概念的历史……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发现洛采（Lotze）[按：指 Hermann Lotze（1817—1881），德国哲学家] 的想法为我的思考提供了支持”。^③ 阿多诺夫人对此也有所耳闻，并深感兴趣。在1940年2月10日写给本雅明的信里她说，“最后一次在巴黎，是1937年的5月。我记得吃晚饭的时候，有佐恩-雷特尔

① 原文是 Dem Andenken Walter Benjamins widmen wir diese Beiträge. Die geschichtsphilosophischen Thesen, die voranstehen, sind Benjamins letzte Arbeit.

② 原文是 Was mich im Abschluß der Arbeit besonders ansprach, ist die dort anklingende Reserve gegen den Begriff des Fortschritts.

③ 原文是 Mit Turgot und einigen anderen Theoretikern habe ich mich beschäftigt, um der Geschichte des Fortschrittsbegriffs auf die Spur zu kommen. [...] Zu meinem Erstaunen fand ich bei Lotze Gedankengänge, die meinen Überlegungen eine Stütze bieten.

(Sohn-Rethel) [按：指 Alfred Sohn-Rethel (1899—1990)，德国学者]，有阿多诺。当时，你向我们解释你的关于进步的理论。我会很感谢你的，要是你能给我寄来（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如果确实写好了一些”。^① 如此说来，要是把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称作“历史进步批判论纲”（Thesen gegen den Fortschrittsbegriff in der Geschichte），大概也是可以的。

此外，称作“历史概念论纲”或许也并无不可。本雅明在1940年2月22日写给霍克海默的信里说，“关于历史的概念，我写了一些论纲”（Je viens d’achever un certain nombre de thèses sur le concept d’Histoire, Benjamin 2000, 400）。所谓 Thèses sur le concept d’Histoire，转换过来就是 Theses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 或者 Thesen 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阿多诺先前编定发表的版本，从 P1942 到 P1950，将《历史哲学论纲》称作《论历史的概念》（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这样说起来便是有出处的，只是截去 Thesen 而已。

不过，《历史哲学论纲》之为标题，明显要比“历史概念论纲”响亮得多。更何况，现在近乎已成习惯，都说是《历史哲学论纲》。所以也就不是非得回到“历史概念论纲”。就此而言，或许还可参考著名残篇《德国唯心主义最古老纲领》的情况。早就有人批评说，它其实不像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所设想的那样，因为它既非“德国唯心主义”的纲领，也非德国唯心主义的“最老”纲领（杨俊杰 2009，96—103）。但即便如此，学界还是愿意保留“德国唯心主义最古老纲领”这样一个叫法。

二 阿多诺整理版：阿伦特的疑问

从 P1942 到 P1961，甚至直到 P1968，所有这些《历史哲学论

^① 原文是 When I was in Paris for the last time in May 1937, I remember I was at supper together with Sohn-Rethel and Teddie when you explained to us your theory of progress. I would be very grateful if you could send me some notes of it if you have some.

纲》，德文形式都是阿多诺编定的版本，法译、英译均以阿多诺编定的版本为依据。阿多诺编定的版本，对于《历史哲学论纲》的流传、“效果史”而言极其重要。于是也就有必要弄清楚阿多诺究竟是怎么编出这个文本，又以什么样的底本为依据。

阿多诺曾说，他真正见到本雅明这篇遗作，时间是在1941年6月。“草稿最早是在1941年6月运到研究所的。本雅明的死，使得一定要把它出版。这文本俨然成了遗嘱。它的断片式的形态，实际包含着这样的嘱托，那就是要通过思考对这个思想的真实性保持忠诚”（转引自GS I, 1223—1224）。^①

阿多诺1941年6月拿到的，正是阿伦特送来的《历史哲学论纲》。他在1941年6月12日写给霍克海默的信里说，“阿伦特，也就是施特恩（Günther Stern）的前妻，给了我们一份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的复制件。格雷特尔（Gretel）[按：阿多诺夫人]作了转录，这是给您的一份。本雅明在信里多次提到这个东西，一直都是一个设想。他的这个东西，据我所知，研究所没见过。就连我，也是通过阿伦特这份材料才真的看到”（Benjamin 2010, 168）。^②

或可将阿伦特提供的本雅明手稿称作阿伦特藏手稿版。《历史哲学论纲》同阿伦特之间的渊源、乃至恩与怨，就是这样开始的。阿多诺编定的《历史哲学论纲》从P1942直到P1968，并不就是阿伦特送来的版本。他对阿伦特藏手稿版作了处理，而且是一种让阿伦特很感意外的处理。阿伦特在英译集Illuminations的“编者按”（Editor's

^① 阿多诺的这番话，出自“社会研究所档案馆”（Archiv des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in Montagnola）所藏一份打字稿。原文是：Erst im Juni 1941 wurde der Entwurf dem Institut überbracht. Benjamins Tod macht die Veröffentlichung zur Pflicht. Der Text ist zum Vermächtnis geworden. Seine fragmentarische Gestalt schließt in sich den Auftrag, der Wahrheit dieser Gedanken die Treue zu halten durch Denken.

^② 原文是：Hannah Arendt, die frühere Frau von Günther Stern, hat uns eine Kopi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schen Thesen von Benjamin gegeben. Gretel hat sie abgeschrieben, und hier erhalten Sie sie. Benjamin hatte in Briefen die Arbeit – als einen Entwurf – mehrfach erwähnt. Sie ist aber, nach meiner Kenntnis, niemals ans Institut gelangt. Ich habe sie erst aus dem Arendtschen Exemplar kennen gelernt.

Note) 里公开抱怨说, 已发表的《历史哲学论纲》, 也就是阿多诺编定的《历史哲学论纲》, 同她所藏的本雅明“手稿”之间有“不少重要差别”(Benjamin 1969, 265—266)。^①

在1967年1月30日写给阿多诺的信里, 阿伦特则讲得更加清楚而且直接——“我正打算给美国编一个本雅明的选集。您大概还记得, 我1941年在纽约给您寄过《历史哲学论纲》的手稿, 那是本雅明离世前交给我的, 您、当然还有研究所在作了转录又或者拍照以后, 又把手稿返还给我了。我现在发现, 本雅明文集 [按: 指1955年本雅明文集两卷本], 研究所1942年的油印本, 它们印行的《历史哲学论纲》有一些并非不起眼的改动。所有这些差别应该理解成编辑方面的必要处理, 但第七论纲那段话是我手里这篇手稿没有的啊。我很想知道, 您编辑文本的时候是不是手里还有另外一种手稿——是不是就是蒂德曼所说的打字稿呢, 并且, 您能不能给那个东西确定一下写作时间呢”(Benjamin 2010, 352)。^②

阿多诺编定的《历史哲学论纲》第七论纲, 我们现在透过英译文或者中译文可以看到。它以布莱希特《三毛钱歌剧》的一段话为题词, 内容从史学家库朗热说起。阿伦特所藏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手稿, 确实没有这条论纲(关于阿伦特藏手稿版影印件及转录页, 参看 Benjamin 2010, 6—29)。

① 原文是 [···] In the only case in which was able to compare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with the printed text,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which Benjamin gave me shortly before his death, I found many important variants.

② 原文是 Ich bin im Begriff, eine Auswahl aus Benjamins Schriften für Amerika zu edieren. Sie werden sich erinnern, dass ich Ihnen im Jahre 1941 das Manuskript “Geschichtsphilosophische Thesen”, das Benjamin mir kurz vor seinem Tode gegeben hatte, in New York übergab und dass Sie, bzw. das Institut, mir dieses Manuskript nach Abschrift oder Photokopierung wieder aushändigten. Mir fiel jetzt auf, dass Ihr Nachdruck in den “Schriften” sowie in der mimeographischen Veröffentlichung des Instituts vom Jahre 1942 einige, nicht unerhebliche Abänderungen aufweist. Nahezu alle diese Varianten lassen sich als notwendige redaktionelle Eingriffe erklären, aber es findet sich eine Textstelle in der VII. These, die in meinem Manuskript nicht vorhanden ist. Ich wüsste gerne, ob Ihnen noch ein anderes Manuskript für den Text vorgelegen hat – eventuell das von Tiedemann erwähnte “Typoskript” – und ob Sie diese Vorlage datieren können.